

臺灣人

2

三部曲

鍾肇政 著





遠景叢刊160

歷史記載了事實，但往往也遺漏了「真實」。鍾肇政爲台灣淪日五十年間的史實，凝聚了他的血淚與滿腔的熱情和虔誠，構成了這部「台灣人三部曲」，台灣淪日五十年的「真實」，在這裏浮雕般地凸現！

不知過去的「真實」，又何以預見未來？「台灣人三部曲」是關心中國未來遠景的人不可不看的文學巨著。有史詩的雄渾，有鄉土情懷的芬芳，更有民族大義的磅礴；「台灣人三部曲」的出版，爲台灣鄉土文學豎起了一座高聳入雲的里程碑。

第二部

滄溟

1

「還在下着……」陸維棟看着漆黑一片的窗外，不自覺地自語了一聲。

記不起這雨已下了多少天了——確實並沒有下多少天，陸維棟清楚地記得這一點，祇是三天來在匆忙、焦急、惶惑裏挨過，儘管日子過得那麼忙迫而飛速，可是如今靜下來，彷彿度過了好多日子似的。

他簡直不明白自己到底在想些什麼，那麼多的思緒，一個個湧現在腦中，有需要他好好下一番工夫想想的，也有急待解決的，可就是怎麼也沒法集中精神來想其中的任何一個。於是他祇有讓它們起起伏伏，此生彼滅，擾得他心神不寧，幾乎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感覺。

但是，他倒是那樣地端坐着，好像成了一塊石頭……

還在下嗎？……另一個遊移的思緒浮上來了。

沒有雨聲，但微微的水滴聲傳入耳底。那是簑滴吧。

明天還得跑好多路——雖然上班可以延後兩三天，這是安枝校長的「恩典」，但是仍然得回新店仔的家。她肯不肯搬回這老家住呢？如果不肯，那就得通勤吧。一個來回是六百錢，打個七折也要四百二……四百二哩，一個月便要……如果肯搬回呢？兩公里的泥巴路，通勤路程不算遠，還可算是頗為恰當的輕微運動。可是這老家，她住得慣嗎？沒有電燈，也沒有街路，商店在兩公里之外。兩個已經上學的女兒也必須每天跟着他來回地跑。屋裏又這麼潮濕。腳底下雖然隔了一層鞋底，可是那種黏黏滑滑的感覺，四時都跟住人不放，一不小心還可能滑一跤哩。兩個女兒

都那麼活潑，在新店仔的家，她們可以快樂地出出入入，在樓梯上跑上跑下，一無忌憚。可是這裏呢？如果也像那個樣子，不出幾天，不摔個鼻青臉腫才怪。

這惱人的潮濕，這令人詛咒的潮濕……

他突地站起來。好像是這想法使得他再也呆坐不下去了。但是，就在這一瞬間，冲到臉上的血潮倏地退下去。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他發現到自己的這些想法是極端可笑的。不錯，每逢雨天——尤其是像這種綿綿春雨的日子，屋裏的三合土地板就會潮，潮得令人不耐，令人討厭，但又有誰摔個鼻青臉腫過呢？這個老屋子，少說也有百幾十年了吧，遠的事情陸維棟不明白，至少他，還有他下面的幾個弟妹們，不都是好好長大過來的嗎？他自己也是住到二十幾歲。每次出遠門回來，不是總覺得這古老簡陋的房子，確實是可愛的家嗎？

他移了兩小步，把面孔湊到窗玻璃往外看了看。什麼也看不見。他轉過身子，把懸掛在桌子上頭的「天燈」的燈芯捻大了些。微微泛白的燈光從窗子照出去，於是窗外就浮現濛濛細雨，靜靜地在飄着、落着。

「砰砰……」

敲門聲雖然低微，但在一片闐靜裏，却也十分清晰。

陸維棟不想動。這個時候，他雖然十分希望有人來看他，但他是快入晚時才回到家的，不可能有人知道他回來了。如果是那些鄰近的親戚們，心口煩亂已極的這當兒，他寧願不見任何人。也許玉燕會去開門，並把來人打發走。

「砰砰……」

又傳來了幾聲。

「誰？」分明是玉燕。

門打開了，繼而是她驚異的聲音：

「是你……」

門關上了。

「二哥，你回來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大哥回來了。」玉燕的嗓音微微高昂着，似乎帶有一抹興奮。

「什麼！大哥回來了？」

然後是一陣大踏步的急促腳步聲。

「大哥！」弟弟衝到房門口。

「維樑！」維棟也叫一聲，並迎向門口。

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一塊。

「你的手好冷。呀，衣服也濕着，快去換吧。」做哥哥的說。

「沒關係，我不冷，真的，一點也不冷。」

維樑把上衣脫下，濕鞋襪也脫去，換上了木屐。兩人在靠窗的那張桌邊坐下。

兩人都有不少想問的事，却誰也沒先開口。

「大哥。」

「維樑。」

兩人幾乎同時開口。冷冷地凍住一般的空氣，這才似乎稍稍溶解了。

「我被調回來了。」維棟還是沒有被問就先答了。

「哦？」維樑吃了一驚，把瞪圓的眼睛盯在哥哥臉上。「調到靈潭陂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去過學校了嗎？」

「去過了。校長要我過兩三天才上班。不過……」

不過什麼呢？說的人頓住了，明明還有下文的，可是聽的人也不追問。片刻，維樑才啓口：

「嫂子呢？」

「我還沒決定。」維棟說着把眼光投向窗外。好一刻兒才又接上一句：「我拿不定主意。也

許該搬回來。」

「嗯。」

維樑就這樣僅在鼻子裏響了一聲。這是表示他對這件事一點也不關心嗎？恐怕未必。很可能祇是由於他自己心事重重，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認為這件事實在無關緊要。說起來也是的，哥哥是國語學校出身的正牌教師，在這鄉下來說，地位也算崇高。這地位是不會動搖的，在哪兒服務都一樣，嫂子搬不搬回來，實在不能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但是，在維棟這邊，意義就大不同了，因此他對弟弟的這種祇能說是冷漠的反應，不由地在內心感到一陣莫名的難堪。

維棟忽然在這種莫名的難堪當中感覺到，弟弟對他太陌生了。這就是那個弟弟維樑嗎？他幾乎不敢相信。不錯，他是的，他正是維樑，那端正的鼻子，那濃濃的眉，那有稜有角的面龐，還有寬闊的肩膀，窄窄的腰身，修長的腿，這一切都是維棟所熟悉。如果說有不熟的，那就是一雙

眼眸裏的光，以及眉宇間的一股精悍之氣，另外就是經過風霜，不再是白晳稚嫩的膚色。

維棟曾經熱愛這個弟弟。他十四歲時，這個弟弟才出生，那白白胖胖的小臉蛋，他真是打從第一眼看到時就深深地感到一種奇異的摯愛。以後，弟弟幾乎就是在他的背上、肩頭上、臂彎裏長大的。放牛時，弟弟跟着他，釣魚，他也必定如影相隨，偶爾上街，更必帶這小弟弟一塊去。維棟二十歲那年，上臺北唸國語學校，臨去時，小弟弟也吵着要去，使維棟着實難過了一陣子，甚至看到那張大嘴巴哇哇大哭，眼淚成串地滴落的樣子，他還想到不如放棄學業，在家陪弟弟算了。要不是父母和送行的那些親親戚戚的十幾雙熱切眼光無言地催着他，他可能下不了決心上臺北。弟弟這種用一把眼淚一把鼻涕，加上打從腹腔裏絞擠出來一般的號哭聲來爲遠行的哥哥送行的情景，以後還反覆了不少次。

弟弟漸漸長大，十二歲時也進了公學校。這時，做哥哥的已經在新店仔教書，官拜「教諭」，頭上是一頂黑色有金邊的「文官帽」，身上是有金光燦然的鈕釦的「文官服」，腰間還佩着一把金光閃閃的「文官劍」，儼然是站在時代尖端的風頭人物。維棟住在鄰鎮新店仔，彼此各在一地，但每逢假日，不是做哥哥的回老家來，便是做弟弟的上一趟新店仔去看哥、嫂，相處的機會仍然不少。每當這樣的時候，兄弟倆無所不談是不用說的。一方是愛護有加，另一方是敬若神明，人們都傳告說他們是最要好的兄弟。

這種日子，哪裏去了呢？

維棟是記得很清楚的，那是三年前，弟弟十八歲的時候。

那年三月，維棟從公學校畢業出來。因爲成績優異，所以校方鼓勵他去考當時臺灣的最高學府，也是唯一的中等學校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。事先，維棟當然也到新店仔來跟哥哥商量過。本

來有這種突出的成績，校方也屬意於他，升學是順理成章的事。在一般民間來說，即使還有部份人認為讀日本書，公學校已嫌多餘，再進一步去考什麼國語學校，根本就是多此一舉。不過較多的人則認定時代既然如此，為將來計，讀日本書也是無可奈何，甚且還很有必要，能有上進的機會，自然以尋求上進為佳。在他們這個偏僻的鄉村，自「領臺」（註：指日本領有臺灣）以後已經過了二十幾年，臺灣之歸屬日本，早成定局，一時也逆料不到何時才能推翻這個局面。而在這二十幾年之間，整個鄉裏能夠得到這種上進機會的，包括維棟在內，也不過是三數個人而已。弟弟既然有這種榮譽，做哥哥的當然是鼓勵猶恐不及。

「可是阿母好像不大贊成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維棟吃了一驚。難道歷史又要重演嗎？他在內心裏暗暗叫了一聲苦。

「維棟，你問過阿母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弟弟點點頭說：「不過還沒正式問。過年時，我稍稍提到的。我說像哥哥那樣，能上國語學校讀書不曉得有多好。阿母她……」

「她怎麼說？」維棟急起來了。

「她說有什麼好！就祇這一句。」

「有什麼好……」維棟無力地反覆了一句。

「她是說了日本著的。讀日本著的書，有什麼好。」

維棟一時接不上腔。母親是脾氣暴烈的人，她反對某件事時，話語總是那麼少，而且直截了當，絲毫不給對方轉圜的餘地。維棟已領受過不知多少次這種帶着一抹恐怖，足以令人抬不起頭來的滋味了。

在弟弟的場合，維棟還知道原因不僅僅是「讀日本蕃的書」而已。不過弟弟却不可能知道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正在於他這做哥哥的人身上哩。不爲什麼，祇因他當了「官」以後，竟然去入贅一個有錢人家！

爲了就讀國語學校，陸維棟曾經花了多少的心血，受了多少的委屈啊。當時，他也是受了日本教師的特別賞識，被推薦參加國語學校的入學考試的。那時父親尚在世，原以爲這是一項莫大的榮譽，一定可以獲得父母同意，哪裏知道，兩老居然反對他再去讀。原因還是一樣，他們這靈潭陂九座寮莊的陸家人，世代書香，自從十二世祖榮邦公來臺以後，到維棟這一代已是第五代，有一百幾十年的歷史，代代務農爲業，暇時則攻讀詩書，過着晴耕雨讀的生活，甚至還出過遠近聞名的塾師，如第三代的信海公，第四代的仁智公便是。加上乙未那年日本人侵臺時，他們族裏的青年壯丁，還在十五世祖仁勇公率領下，組成一隊義勇軍，結結實實地和日本人打過幾仗。像這樣的顯赫世家的子孫，怎能一再地接受敵人的教育！敵人確實比我們強大，現代文明也可能進步些，然而他們終究不過是日本蕃而已，我們是堂堂炎黃世胄，自然應當以攻讀漢書爲是，斷無去唸什麼「阿、伊、烏、唉、毆」之理！進公學校，學幾句日本話，原本是爲了方便，如今公學校已讀畢，逢到與日人官方交涉什麼，足可應付過去，爲什麼還要再去讀更多的日本蕃的書呢？這當然是表面上的理由，不過維棟還明白，父母親另外還有一項重大的理由，那就是維棟公學校畢業時已經是二十歲的成人了。照一般的情形，他應當及時娶一房媳婦，讓父母抱抱孫子，同時家裏的幾塊田園，也實在需要維棟這雙手來耕作，以維持家計。

爲了維棟的升學，公學校的日人教師和校長，以及一位教漢文的本地老先生也都來到他們家遊說。可是父親和母親都未被說服。那時維棟雖然長大了，但心靈還十分脆弱，爲此他傷心地哭

了幾天幾夜。最後，鄉裏僅存的前清秀才鄧老先生和魏區長也來了，向兩老陳說利害。到底這兩位鄉中耆宿的面子够大，而且將來畢業後馬上可以當一名公學校教師，工作比在家自耕或者出去打零工輕鬆，月給可以有十六個銀，比零工足足多了一倍，這些事實似乎也構成了誘惑，終於使兩老點下了頭。

四年間的讀書生活，轉瞬即逝，畢業後真地馬上「任官」，成了一名公學校教諭。鄉人們還爲這件事，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會。維棟就是在那一天頭一次以全副文官穿戴出現在衆人之前的。那是怎樣的風光啊。好多人還說，他簡直就如中了進士，當上了官老爺。

這樣的維棟，竟然會在半年多之後，被新店仔的吳秀才看上，招他爲婿，而且還是入贅的。在維棟來說，自從乙未之後，他們九座寮庄的陸家人因爲從事抗日活動，田地大部份被沒收，轉眼間家道就中落，加上家口越來越多，除了一小部份還能保存當年榮華的痕跡之外，都成了貧窮的人家。維棟家也正是這樣的，他從小就過着困苦的生活。故此，給人家招贅，雖然一般被認爲沒出息，但是他全是爲了脫離貧窮，並且他也以爲他的身份足可打破他的入贅是沒出息的說法，何況對方又是新店仔的名門巨室，自然不能以一般常情而論。並且吳家人並不需由他來負擔生計，所領薪金照樣可以把一大部份送回家裏，奉養兩老。

說起來這也是維棟的如意算盤。然而事情並不如他所想的那麼單純，婚後他雖住進了吳家，可是爲了適應這個家，他不得不爲自己也爲妻整裝，對贅家父母也非有適度的孝敬不可，加上應酬無形中增加，於是他所能送回老家的錢，每月不過三五個銀之譜而已。易言之，在父母親這邊看來，養育了他這個人，幾乎等於是白養！

「讀日本舊的書，有什麼好！」

母親的這句話，無疑是含着這種意思的，想來它不僅是憤怒的話，而且還有充滿傷心的意味在內。因此聽到維樑轉述母親這句話時，維棟禁不住地感到一陣冷顫掠過背脊。那時，他雖然是那麼惶恐，那麼內疚，却也並沒有表露於外。他好言寬慰弟弟，表示願意幫弟弟說話，力為爭取這個難得的機會。不錯，原因既然出在他身上，他又怎能不為這可愛的弟弟盡最大的能力呢？

那年三月，弟弟從公學校畢業，同時考期也到。維棟爲了這件事，利用一個假日回了一趟老家。

母親堅決地下了一個結論：不行！

維棟就是那一次發現到母親真正成了一個老人家的。她已五十九歲，頭髮不多，在腦後挽成一個小髻，一片雪白，最顯著的一點是眉間一塊五角形皮膚微微泛白、發亮，並且頭部不住地微晃着，看來顫巍巍的。那不是故意的，也不是可以自覺的，祇是那麼微微地、左右地搖晃。

這種顯著的老態，使維棟感到鏤心刻骨般的淒楚。並且也使老人家的否定，在無力衰弱中奇異地透露出一股莫之能禦的沉沉力量。

維棟感到自己在這種場合上的絕對的無力，他陷入絕望了。可是他知道弟弟比他自己更聰明，更敏銳，如能升學，將來實在大有可爲。這樣的人才，豈可讓他埋沒下去呢？在絕望中，他還是奮起了勇氣，在母親前面雙膝卜的一聲下跪了。兩行熱淚也隨之迸湧而下。

「阿母……求求您，不讓維樑去讀，太可惜太可惜了，他是可以使我們這一房揚眉吐氣的唯一的人……阿母，求求您……」

「不行。你下跪也沒用。」母親冷冷地。

「阿母……您一定是因爲氣我，所以才不准的，可是維樑已經說過了，他一定……」

「不要說了，你走開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我不要聽。我說不行便不行！你還是回新店仔去吧，家裏沒你的事。」

在一旁的維樑也跪下去。

「阿母，求求您……」也是聲淚俱下。

「我說不行便不行！」

「阿母，」維棟又嗚咽地說：「我有不對的地方，您儘管打我，鋤頭柄、掃把、扁擔我都受得下，可是維樑，他是沒罪的，求求您。」

「我不管誰有罪沒罪，你們走吧。」

母親拂袖而起，進房內去了。

兄弟倆就那樣跪着，相擁哭了一陣。

老秀才鄧老先生已過世，魏區長也不在了。族裏的一個堂兄維揚當上了區長，可是這位堂兄區長，比自己的母親還怕這位族婦，根本就沒敢幫兄弟倆關說——也許他不願維棟這一房人兄弟倆都成了文官，掩蓋他當上了區長的光輝也說不定。

維棟已無計可施，祇好安慰維樑，要他不必灰心，上進之路不僅升學而已，祇要自己肯下工夫，好好努力，照樣有光明的前途。維棟費了不少力氣，為維樑謀得了故鄉的公學校的教職。在他的想像裏，先當個「教諭心得」（註：代用教師職稱），以後可以靠檢定考試取得正式資格，以維樑的聰明勤奮，不出三五年必可達成這個理想。這樣一來兄弟倆都是「文官」，足可傲視鄉中的。

然而維樑並沒有照哥哥的話做。也許是不能升學對他刺激太深，也可能他看穿了這一條路，沒有多大作為，充其量也不過像哥哥那樣，做一名「教諭先生」而已，當然他也可能另有所見所感，於是他竟然離家出走，上臺北去了！

維樑是沒有得到母親同意就跑了的，途次雖曾到新店仔來看過維棟，但是也沒有說多少句話，更不肯說明到了臺北做何打算，匆匆忙忙地就離去。

維棟堅持要送他一程，雙雙來到新店仔的火車站。他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了他，但也不過五個銀而已。

「放心，哥哥，我會好好幹。你不是說過了嗎？人間到處有青山，光明的前途是要靠自己去開闢的。這是你教我的話。」

「嗯，可是最重要的還是身子。」

「我知道。哥哥，我不再是小孩了，你就等着看看我的好啦。我比你想像中還要大些哩。」

維棟就是在這一瞬間，頭一次看到維樑的眼裏閃現那種灼人的光芒，以及從眉宇間透露出的、一股奇異的精悍之氣。那確實不是屬於十八歲的少年的眼光與神色，更不屬於維棟所熟悉的、依偎在他身邊的、坐在他肩膀上縱躍的、或者枕着他臂膀酣睡的弟弟。一個小小的事故，恆常使一個人莫名其妙地突然成長。維樑就在一夜之間，成了不是維棟所熟悉的弟弟。

上了臺北之後，維樑很少回來，信息也不多，兩三個月也難得有一封信，而且都是簡短的。過年時，他回來了，但僅一天便走。母親三番兩次地叮囑他，過臺灣年（註：指農曆年）一定要回來，他祇是支吾其詞，結果還是沒有回家。

今年過日本年（註：指新曆年）維樑突然出現在維棟面前，表示他臺北的工作已經辭退了，

暫時要在家里呆一陣子，做什麼事，也還沒打算。兄弟之間已沒有多少話可談——不，應該說，維棟這邊有無數話語要向弟弟傾訴的，可是維樑却匆匆忙忙地就離去了。

這次兩人見面，維棟確確實實地體認到，弟弟再也不是從前的弟弟了。難道在臺北呆了兩年多三年不到，一個人會發生這麼重大的改變嗎？維棟怎麼想也想不通。他渴盼與維樑多接觸，以便多了解一下，如果有困難，他也希望能給他幫忙，可是維樑就是不肯給他這個機會。唯一使維棟覺得欣慰的，是維樑似乎並沒有抱怨他。祇是他那種銳利的眼光和若隱若顯的一種強烈神色，不僅使他再次感受到對弟弟的陌生，而且還教他感到莫名的恐懼。

現在，弟弟對維棟的切身的問題——搬不搬回來住——表現得這麼漠不關心，這又是什麼緣故呢？但是，這個問題，做哥哥的人實在不好開口徵求弟弟的意見，於是兩人便落入沉默了。

維棟看了一眼維樑。維樑眉峯緊蹙，眼露閃光，顯然已經把哥哥的事攔在一旁，聚精會神地在想他的心事了。維棟又一次感到這個弟弟真地已經陌生，而且似乎有一種隱隱的傲然不屈之氣，教他無法親近。

不錯，這時的維樑正在想着他自己的心事。哥哥被調回來，這是一件事，而且在家裏來說，確實也是件大事，隨之而來的，是嫂嫂是否搬回來，這在他們這個家也可以算是非同小可的大事，可是這一切畢竟祇是一家人的事，在維樑心目中，根本就不能當一回事的。如果這時維棟再追問做弟弟的意見，那麼他極可能不明白哥哥問的是什麼。

「二哥。」清脆的嗓音打破了這凝固的空氣。

是玉燕。她手上拿着一盞小油盞進來了。

「洗澡水燒好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維樑頭也沒有抬起。

屋裏的空氣似乎又凝固了，沒有人動一下身子，也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，細微的簾滴聲漸漸瀝瀝地傳來。

玉燕好像等不及了，說：

「水都打好了，不快去洗會涼掉的。」仍是那種清亮的嗓音，口氣平靜，却似乎透着一種力量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維樑終於緩緩地起身。不過這一句回答，還有那離座踱過去的模樣，竟然是不耐煩似的。

玉燕領先走，維樑跟上，雙雙消失在房門外。

維棟長長地吐了一口氣。打從維樑回到家到現在，最多也不過十幾二十分鐘吧，洗澡水已燒好，這表示玉燕是勤快的，而且幾乎可以說是體貼入微的。雖然以兄妹相稱，但他們應該是未婚夫妻，維樑怎麼可以擺出這種厭煩的樣子呢？

更使人不可解的是玉燕這孩子。維棟所熟悉的玉燕是六七歲以前的拖着鼻涕，愛哭却又十分畏縮的小女孩。其後維棟入贅吳家，接觸較少，祇有偶爾回家的時候才能看到她。在維棟印象裏，她一直都是畏畏縮縮極少講話的。這兩三年來她長大了不少，不再那麼畏縮了，但是看來很脆弱而嬌小，此外就是那張面孔，似乎是越長越姣美。直到這一次回家，維棟仍然覺得她是嬌弱無力，雖然不失少女特有的溫婉。但是，此刻却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，不僅嗓音透着一股莫可言狀的力量，而且那擎着油盞領頭走去的背影上，還似乎隱隱含着一種凜然之氣。